

观念读本

concept

20

大家西学

婚姻二十讲

萧瀚编

如果要婚姻成为夫妇的安乐窝，必得要使友谊慢慢代替爱情

Marriage

天津人民出版社

C913.13/12

2008

大家西学

Marriage

婚姻二十讲

萧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姻二十讲 / 萧瀚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10

(大家西学)

ISBN 978-7-201-05520-6

I. 婚… II. 萧… III. 婚姻制度—历史—西方国家
IV. K89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874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丛书主编 何怀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制作统筹



婚姻二十讲

编 者 萧 瀚

责任编辑 赵 艺

特约编辑 蔡荣建 邹小娥

美术编辑 兰 馨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邮编: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5520-6

定 价 2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序

何怀宏

这套丛书是我们拟议中的“观念读本”之一种。拥有语言形式的思想观念是人猿揖别的一个标志，各民族、各文明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对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作出了贡献，有必要互相参照。而当世界进入“现代”之际，甚至在商品、资本的全球大规模流通之前，观念的流动其实早已开始，乃至后来引发了世界性的激荡。在这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轫过程中，西方观念相比于其他文明的观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的母邦中国在近一百多年中也发生了包括深刻的观念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故我们对观念的关注是以中西为主。而无论中西古今，我们都将努力从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中遴选篇章。

对人的“思想”及其产品或可分离出三个要素或过程：一是个人思想的主观过程：思考、判断、分析、反省等；二是已经具有某种客观化形式以至载体的概念与理论；三是成为许多人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这里所理解的“观念”是这样一些关键词，它已经不仅是思想家处理的“概念”，而是变成社会上流行的东西，被许多人支持或反对的东西。对“概念”的处理是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或训练的，而“观念”则是人人拥

有，虽然不一定能清楚系统地表达，甚至有时不一定被自身明确地意识，比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管有没有或有多大的独创性。这种“观念”的源头虽然还是在“概念”或者说“思想”，但它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这一系列读本要处理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些共享而非独享的思想。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主要研究经济或者说物质的东西之运动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巨变时期。凯恩斯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观念对个人，对哪怕是无意识地接受了某种观念的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家的影响；他还强调观念接受中的“时间”因素：观念从提出到接受可能是相当漫长的、隔代传递的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他看来还是倾向于思想观念支配着世界的观点。而韦伯的观点可能稍稍折中，他在《宗教与世界》中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直接的还是“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如何理解这“利益”，或者说，这轨道往什么方向去，却决定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是他们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然，这里对“利益”的理解就必须采取极其宽泛的观点，它不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的“利益”。比方说，西方中世纪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就不是追求俗世的好处，而是彼岸的“永生”。但这样一来，“利

益”与“观念”就会容易混淆而不好区分。

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和历史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制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类又可再分出两种。属于自然的两种：一是人类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体所居的特定地理环境。属于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制度，包括生产、生活、交换、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制度，包括权力运作、法律、军事等机构和活动。属于思想的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外化、为一个群体共有的文化、风俗、心灵习性，二是比较个人化、经常处在争论和辩驳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那么，这三类，或者更往细说，这六种哪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或按习用的话来说，是地球或者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或者政治，抑或人们的心态或者思想更具有“决定性”？

“地球决定论”一般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除非整个地球家园面临灾难乃至可能的毁灭，但我们在今天一些生态哲学中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一些面向人类比较广阔和长远的文明和民族观察和思考的人们，也曾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在一个以经济为活动主轴的时代，比较盛行的是“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决定论”则往往在传统书写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在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则不时还有“文化”或“国民性决定论”以至“思想观念的决定论”出现。但今天，我们也许应当首先审慎地思考“决定”这一概念本身，因为“决定”的含义本身就难以“决定”。也许一切都有赖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对历史范围、时段、条件的规定。

人们只有吃饭才能生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诚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由此引出经济是决定性的结论却必须放到某些条件下才有效。从更为基本和长远的观点看，地球千百万年来决定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可能性，地理环境则构成对一个民族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的很难逾越的制约。人们如何生存、如何找饭吃要受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而从更高的观点或者虽然较短但却可能更为关键的时段看，吃饭并不是一切。政治常常是更直接、更有力，并有它自己的逻辑杠杆。而文化风俗

和国民性常常造成一种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至于观念，则无时无刻不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人那里发生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在某些“转折”或“革命”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对于美国革命，白修德甚至认为，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个观念就是《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的权利。而拿破仑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启蒙观念的结果。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时，并不是说它起的都是好作用，或者说起了作用的概念都是正确的。推介《进步的概念》一书的比尔德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而吊诡的是，过度引申和扩张的单线“进步观念”可能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样的观念：它最真实的成分往往不那么引人注目乃至显得无力，而它最有力的部分却是不那么正确或周全的。

总之，我们不想夸大观念的力量，但它们的确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某些巨变的时期：这时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由于人们的想法变了，也就酿成了社会巨变，虽然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说人们的想法改变是其他条件变化累积的结果。不过，对学者和思想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更为关注思想观念，就像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但知识者自然也得常常警惕这种对思想观念的偏爱，警惕自己不要逾越某些界限。观念不仅在接受的个人那里常常是滞后的，它的社会结果是滞后的，对观念及其后果的认识也是滞后的。我们往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个观念。而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需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是通过少数、尤其是行动的少数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企望由自身在当代即实现某种理想观念的“观念人”往往要在实践中碰壁。

所以，在这一系列观念的读本中，我们将特别注重时间、时段，注重历史。我们将试图回顾。柏拉图说一个人的“学习即回忆”，而一个民族的学习大概要更多地来自回顾，这种回顾也似乎更有可能，更有意义，也更容易着手。但我们将立足于现在来回顾，甚至于关照未来进行回顾。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之后——但可能还是在这之中——来回顾。的确，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即从观念的历史来回顾。但我们也意识到观念在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的特殊重要的力量。

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试图从观念回顾历史的初步尝试。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些观念，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是一些曾经感动或激荡过远远不止一个民族的声音和文字。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更是如此，它们有些在这片古老辽阔的大地上掀起过风暴，有些则是一直在对众多的人发生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的确，这些观念的来源虽然可以追溯到久远，其思想萌芽或雏形也可以在几乎所有民族和文明中发现，其意义有待于各民族和文明去补充、修正乃至更改和替代。但是，就像“现代性”是从西方发源一样，本丛书选择的这些颇具现代意义的观念，主要还是西方的产品，或者西方人对之有过特别的解释。

中国自19世纪上半叶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和冲撞以来，对西方开始还是只注意西人之“利器”和“长技”，继则更注意制度，最后则相当强调观念与思想理论。20世纪初，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知识人失去体制依托之后，更是纷纷奔赴国外寻求救国的新知和自己的新出路，哪怕一时不容易去大洋相隔的西洋，也赶到一衣带水的东瀛，故中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观念都是通过“日译”的转手。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西方观念都是先通过“日译”，后来则是通过不仅涉及名称、更涉及思想内容的“俄译”。“日译”提供其名，“俄译”提供其实，“日译”阶段尚称多元，“俄译”阶段已趋一元。作为我们先辈的阅读和翻译者常常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动员他人和大众力行。

“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观念先生”当推“德先生”（民主，De-

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两位。很快这些观念又被“革命”、“阶级”等观念遮蔽。后来人们又反省还应该有什么“莫先生”（道德，Moral）、“洛先生”（法律，Law）等等，类似的重要观念还有多少自可商议，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西方观念大举登陆中国已逾百年，深刻地激荡了20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参照西方的观念，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将不知如何说起。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制度之中。而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观念改变世界的变革例证不同，这里的许多观念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的。今天，我们大家对这些观念都已经耳熟能详，有的甚至成为我们响亮的口号，但是，对这些已经在深深影响我们生活的观念，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或了解得足够深呢？我们是否真的对这些观念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呢？不断兴起的一代代年轻人在享受或忍受这原动力乃至主轴仍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否也愿意系统地来思考一下打造这些动力和主轴的关键词呢？

总之，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也许可以作一点回顾整理——回首一个多世纪来我们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和实践。我们必须离得足够远才能对观念的成果或后果看得比较清楚。而今天当风暴的尘埃基本落定，我们也许的确有条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是故首先有编辑本丛书之议，我们想从西方经典作家那里重点选择体现在中国发生过巨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核心或重要价值、又为国人文化迄今仍有所缺憾或需重新认识乃至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主题词编辑成书，首批分为两辑，一共30种。

具体来说，本丛书包括的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实质价值意义的观念，如平等、自由、宪政、法治、民主等，它们相对来说是西方特具的观念；一类是指称某一学科、理论的领域或实践、感受的范围的观念，如科学、音乐、婚姻、幸福等，它们自然为各民族所有，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西方人对之特殊的理解；最后还有一类初看不像观念，比如指称某一类人或某一地域的名词，例如哲人、知识分子、欧

洲、美国等，这些名词在西方人那里实际也已经形成独特思想的范畴，常常表现为一种自我或他者的镜像。

另外，这套丛书也可视作对一个翻译大国百年成果的回顾和利用。最早的思想作品的系统“中译”我们或可以严复的翻译为代表，称之为“严译”。但可能是受文言的限制，严复的译名虽然“旬月踟蹰”，相当精审，却大都没能留传下来，而是被“日译”的名称所代替。今天我们不必恢复“严译”的名称与文字，却可以考虑恢复和发扬颇具远见卓识的本土“严译”的精神。

我们这套丛书的定位是希望为中学程度的读者就能看懂的、主要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物，故选文不求文献总汇、学科专精或知识新锐，而只求经典通俗。在一般读者能读的前提下，遴选在西方思想中具有重要性或对 Society 有影响力的篇章。选文用原题或自拟题目的方式，不限体裁，包括讲演、对话、书信、论文、论著节选、散文、随笔等，乃至少量能鲜明体现这一观念的小说、戏剧节选。但即便如此，一种阅读的功夫和努力恐怕还是不可少的。而我们还希望可以借此给读者提供一条阅读经典的进路。

阅读经典有各种方法和进路。我们可以从某个我们喜欢的作者进入，可以围绕着某个领域来阅读，也可以围绕着某个时代来阅读。而我们还可以从观念着手，毕竟，所有的经典都是试图提出、阐述和传达某种观念的，而我们由观念入手，也可以集中注意经典中的基本观念，并巡视观念的历史，在一种交相辉映或互相辩驳中察看它们。但是，这套丛书毕竟只是一个编选，虽然我们努力挑选重要的观念和上乘的编者以保证质量和水准，难免还是会有疏漏，会受编选者的视野以至个人见解的影响，但我们深信，它一定还是能够开辟好学深思的读者进一步阅读完整的经典、系统把握那些深邃而有力的思想的道路。

2007 年 7 月于北京美丽园

编者序 历史中的婚姻及其未来

萧瀚

迄今为止的历史，人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便是婚姻的历史——无论是制度意义上，还是私人情爱生活意义上，它都是家庭的基本单位。

古往今来的绝大部分人，都在婚姻中生活，在婚姻中喜怒哀乐，他们中很大部分人在婚姻中离开这个世界，另外很大一部分人，在伴侣离去之后，有的进入另一个婚姻，有的在回忆中走向与伴侣的同归。婚姻于人类，其重要性几乎超过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永恒的向往，也是人类永恒的苦恼，更是人类永恒的神秘。

由此，研究人类的婚恋现象，成为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艺术家以及所有杰出人物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这部译作选编力图表现西方历史上爱情婚姻观念的流变。

可以想象，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就有议论婚恋的文字记录。在西方历史上，最早的思想源头——古希腊诸贤对婚姻便有许多探讨。其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爱情、婚姻、家庭的见解，或许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对婚姻的看法，他说：“婚

姻大事应尽量安排得庄严神圣，婚姻若是庄严神圣的，也就能是最有益的。”并且他从城邦利益出发，认为应该实行优婚优育政策，即让优秀的男女之间尽量结合，而不优秀的尽量不要结合在一起，同时对生育的孩子实行国家抚养政策，从而导出他的妇女儿童城邦共有的想法。显然，苏格拉底的这些思想可能受到来自斯巴达的影响，而这与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并不契合。著名的《会饮篇》以赞颂爱神为名，斐多、泡赛尼阿斯、厄里什马克、阿里斯托芬、阿伽通、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借口教给他智慧的异邦女子第俄提玛）阐述了各自对爱情属于人性本身的看法，以及爱情与人天然的欲望之间的关系、爱情与城邦命运之间的关系，并且广泛涉及爱情与友谊、勇敢等美德之间的关联，以及与艺术乃至一切人间事务之间的关联。其中苏格拉底对爱神的美丑善恶保持中性态度，并且认为爱乃是一种有对象之欲望，而爱情的目的则是在美的对象中传播种子。柏拉图在晚年的《法律篇》中，在涉及爱情婚姻的问题上，更多从具体制度入手，详细谈论怎样的婚姻是美满的——既有利于自身、家族，又利及城邦，举凡结婚年龄、财产状况、人的品质、婚宴安排、生育，都在讨论之列，因此其讨论内容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幸福，还涉及公民精神。显然，柏拉图的这些思想依然还遗留着早年受苏格拉底影响的痕迹，但晚年的想法更为中庸，少了专横的唯一论倾向，然而他依然强调整个城邦对于婚姻的理性管理。

与柏拉图相比，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婚姻的看法，也许更倾向于务实的日常需求——虽然《家政学》被视为伪书，但人们依然以它作为亚里士多德婚姻以及经济思想的主要依据。《家政学》指出了婚姻的两大基本目的就是共同生存和幸福生活，该书第3卷以十分详尽的阐述，分析了婚姻中男女之间和谐的方法，其与女子的理家、守则以及男子的忠诚、温和并且尊重女人在家中的作为息息相关。

可以说，在古希腊时代，思想家们对婚姻家庭即有极为高超的见解，这一方面基于当时社会的状态，同时也寄托着思想家们自己的期望。

在基督教产生之前的希腊化时代，以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

对待爱情婚姻的观念显然也体现着希腊化的特性，这从卢克莱修对美爱之神维纳斯的歌颂中以及对情欲所作的全方面立体阐释中，可见端倪。这时候的爱情婚姻——至少情爱观基本上还是倾向于自然的。

基督教产生之后，欧洲的爱情婚姻观念发生巨变。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7章，保罗给教会的信中，指导教徒们的日常爱情婚姻生活的论述，这些婚姻思想至今依然在影响着人类，因此，这部分内容虽然并不很多，但十分具体、丰富，而且一个最明显的观念就是，婚姻为了信仰而存在才是有价值的。如果说，要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婚姻思想中选择一种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无疑当推保罗此书。

正是在基督教思想的强烈影响之下，尤其当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修将基督教正式定为国教之后，也同时开启了中世纪时代，西方的婚姻状态逐渐开始进入一个基督教时代。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自称放浪形骸的奥古斯丁正是在公元386年开始悔改，皈依基督教，他写下脍炙人口的《忏悔录》，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此书中他的爱情婚姻观念也极为重要。在书中，奥古斯丁出于信仰对情欲作了攻击，贬低人的正常肉欲的观念在此书中得到阐述，这可能也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的性、婚恋观念。

一千多年过去以后，当文艺复兴的曙光开始照耀欧洲的时候，人们对爱情婚姻这些问题也都开始了新的思考，以但丁、博伽丘、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杰出的艺术家们为代表，发出了对健康而个性自由的爱情向往的巨大呼声，而这一切使得西方世界从人性桎梏的宗教黑暗中开始逐渐迈步走出，《十日谈》、《堂吉珂德》以及莎剧等都很好地表现了这一主题。但是鉴于篇幅，本书只能遗憾地放弃阐述。

虽然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数个世纪，而且在整个文艺复兴期间，性、爱情、婚姻这些人的基本生活范畴，在整个西方社会一直经历着多元、最保守和最开放以及混乱的浴火重生过程，然而，人类的观念变化始终是缓慢的。如果仅就婚姻观念而言，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三大空想社会

主义名著中可见他们在婚恋观上的中世纪烙印。通过本书节选的《乌托邦》中的一节，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比他晚了近百年的其他两部著作与他相比，在婚姻思想上并无大变化。

但是，思想观念的演变虽然缓慢，毕竟变化始终存在，于是在一个长时段中，它就能够清晰地显现出来。培根，这个奠定了近代精神的智者，将启蒙运动带到了门槛，他的论说文集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当时人们狭隘的精神思想，他在《论婚姻和单身》一文中，凸显婚姻的世俗化功能，婚姻开始向自然正常的人性回归。

经过了启蒙运动之后，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在婚恋领域已经开始结出部分果实。19世纪，康德、黑格尔这些不世出的大家，全方位地思考了几乎人类的所有问题，真正重新继承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精神。新的时代，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和法权观念的兴起，婚姻越来越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契约，康德在《权利的哲学》一书中的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但是，这一观念被黑格尔非常正确地斥为“粗鲁”。这也许是康德终生独身的缘故，所以才站在一个旁观的角度，冷静地看待婚姻——至少是绝大多数人的婚姻，而黑格尔的美满婚姻使得他对于这种纯契约的论断完全不能接受。在婚后近十年，黑格尔写就《法哲学原理》，他对婚姻的著名论断：“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可以说至今依然是一个极为到位的论断，也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成果。

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欧洲陷入了大规模的动荡，资本主义成为革命的对象，基督教的新教运动已经进行了三个世纪，个人主义的精神在摆脱天主教的过程中融入新教运动，婚恋观念也在此变革中，混杂了诸多的个人、环境、时代等因素。在这一切即将世俗化的过程中，尼采清醒地意识到在上帝的死去给世界带来开放和自由的同时，也带来混乱。于是，他发明了超人哲学，并将超人哲学糅进婚恋观念，他认为没有崇高目标的婚姻是庸俗和没有意义的。此处可见西方婚恋观念嬗变过程中前后的承续与突破。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涂尔干，则从另

一个视角，从历史社会学和家庭史以及多元性关系的破坏性角度，更为冷峻地阐释了婚姻的特性，而这与尼采的观点几乎是天差地别。

托尔斯泰在晚年犯下了任何一个伟人都可能犯的错误，他要做人类的导师。如柏林所言，他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多面天才的艺术家（即所谓“狐狸”），但他偏偏扬短避长，晚年的时候为了求得自己心灵的安宁，以宗教和道德为武器，横扫一切艺术领域，在艺术中强行推行宗教标准和道德标准，对于生活那就不必说了。这些偏差在他的婚恋观念中也清晰地得到表现，他在《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中，洞察到了母亲对家庭的重要，但显然遗忘了进入近现代以来，婚姻中男女平等的前提性要件。

婚姻中的性问题一直是人们颇感神秘的部分，尤其在西方最初推崇自然人性的观念被宗教打断之后，性快乐在西方的历史中很长时间处于被否定的状态，尤其是女性的性快乐。20世纪以来，随着各方面思想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个问题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英国性学家霭理士从性的角度，以统计学的数据论证了美满婚姻的条件中应有夫妻双方和谐性快乐的一份。然而他又说，婚姻的和谐是全方面的，恰恰是在最和谐的婚姻里，因为其他方面的和谐，性生活的地位则会明显下降，甚至完全退居背景。

霭理士的观点应该说极具代表性，是不是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过于强调性生活重要性的婚姻，恰恰是因为其本身的圆满度不够？然而，按照霭理士的思路，存在这样的疑问或许可以，但要去下什么结论，那则是危险的。

现代世界的婚姻虽然是从打破宗教迷雾中走出来的，但是信仰时代的许多规则并没有被废除，也不可能被废除。因为许多规则是人性本身的产物，有宗教规范是如此，没有它也是如此，一夫一妻制就是个典型的制度。芬兰人类学家维斯特马克在《人类婚姻史》中对世界历史上大量民族的婚姻制度研究表明，人类自古以来，一夫一妻制就是主要的制度。即使在实行多妻制的一些民族中，一夫一妻制也是最主要的婚姻制

度，只有极少数的权势富贵人物才实践着多妻制，可见多妻制是一种奢侈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但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婚姻，尤其是近一两千年，普遍盛行的一夫一妻制中，女性的地位一直在一定程度上被漠视了，女权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西蒙·波伏娃，通过对历史的梳理，给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叙述，她深刻地揭示了两性不平等导致婚姻家庭中的两性权力之争，这是发人深省的，然而，在崇尚男女平等的时代，这种权力之争就一定能够消除吗？这样的问题不会有答案，也不能有答案，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还是一个过渡时代，再说理想状态的男女平等是否可欲，也未必就不是问题。正如莫洛亚在《论婚姻》的演讲中所提出的一大堆问题一样，婚姻问题基于人性的非理想状态，所以人类普遍的婚姻生活能否达到理想状态或许就有答案了——虽然莫洛亚并不想给我们这个答案。

但是，解决现代婚恋难题依然是许多智者所感兴趣，并力图回答的，这方面，应该说罗素贡献巨大，也许他从自己一生并不那么理想的婚恋经历中获得了不少灵感，也因此对人性中诸如嫉妒、多恋倾向作出了比较公允和理性的分析，并且劝告人们要尽力克制和改变一些非建设性的人性特质，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好的婚姻状态。然而，罗素认为离婚不是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法，他对现代家庭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分析，以及隐约认为人类的婚姻制度可能会解体，从中可以看出，罗素对待婚姻总体上的看法是悲观的，北欧后来的发展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前瞻是吻合的。

思想家们对婚恋问题的思考固然精彩，而人类真正深受影响的思想常常是通过艺术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等各种艺术形式获得的。艺术家的直觉和艺术表现力，常常远比思想家对问题的看法更有影响力，尤其是文学艺术中体现出来的婚恋观念，几乎遍及西方所有文学作品。赫尔岑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文学家，他脍炙人口的《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回忆录，记载了他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重要的人和事。在涉及其自身的《家庭的悲剧》中，他详细地记载了一位德国诗

人伙同妻子对他家庭的破坏，他也很诚实地记录下他自己在这过程中的痛苦、嫉妒和情绪的冲动以及对妻子的不公正，但最后爱的力量本身使他们夫妻之间相爱如初，本书选编的文章就是描写他们和好时候的状态。

挪威的大戏剧家易卜生——这位被视为“伟大问号”的巨人，对于即将开始的新时代感觉异常清晰，在那部曾经震动中国知识界的名剧《玩偶之家》中，易卜生以最有力的语言和思想为妇女争取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生活，娜拉离家出走前与丈夫海尔茂的对话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均具有不朽的价值。

在汗牛充栋的文学著作中，描写爱情婚姻的名篇可谓比比皆是，出于偏好，我选择了蒲宁。作为俄罗斯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关心俄罗斯，关心世界，却“为艺术而艺术”；他痛恨苏联的暴力，却在自己的作品中无数次阐述爱和死亡的美丽。《米佳的爱情》当是世界爱情小说中顶级的作品之一，但因为篇幅太大，无法选入。晚年的蒲宁，写作越来越短小精悍，但依然是最富诗意的作品，本书选了他的《爱情学》和《林荫幽径》，前者讲述了一个痴情男子在爱人离世后，待在爱人住过的小屋，20年不出门，只是读书和思念，其中有一本《爱情学》，书中教授了相爱的人们，双方应该融为一体、忠贞不渝；后者讲述了一个女奴被自己深爱的主人释放为自由民——而实际上是抛弃——之后，35年独身，最后两人邂逅，男的请求原谅，女的说因为爱他，而且至今依然，所以永远不能宽恕他，这触及了人类爱情中最吊诡也最人性的命题：爱情中的占有欲和忠诚的并行不悖。

蒲宁的小说由于借助于无限美丽的环境营造，最能说明人类在爱情婚姻方面的充满理想、幻想的永恒性和高度审美性。正如西方源头思想所展示的，爱情在它联系到婚姻——如果婚姻代表永久的结合与永远的忠诚时，它的美尤其令人心醉，然而在蒲宁笔下，它却常常通往具有最高审美意义的死亡，而这正好与婚姻构成了巨大的张力。

人类在这一张力中到底如何获得比较圆满的结果——既让爱情得以